

喻世明言

◎冯梦龙编纂◎

新校点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



791858

喻世明言



204918580

◎冯梦龙编纂◎

新校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 • 成都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刘峻山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史小燕

书 名 喻世明言

定价 15.00 元

校注者 赵俊玠、李桂峰、邓厚明、覃昌年

ISBN7-5411-1379-4/I·1293

1995 年 9 月 第二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数 1—8,000 册

印张 15

字数 461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前言

明朝晚期，冯梦龙编纂出了《喻世明言》（或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是话本和拟话本的合集，入选的绝大部分都是优秀的白话短篇小说。

宋元时代，说话艺术兴盛。说话，就是讲故事，讲述故事的底本就称为“话本”。后来，文人们摹拟话本的形式写出的，供人们阅读的案头作品，称为“拟话本”。

话本在结构上很有自己的特色。话本大都以诗词开头，又以诗词来收束全文。话本中间，也时时穿插一些诗词韵语，或总结上文，或引出下文，或描绘人物和景色。话本在讲主要故事（正话）之前往往先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或和主要故事相近，以引出主要故事；或与主要故事截然相反，两者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这小故事称为“得胜头回”或“笑耍头回”，也有人把它称为“入话”。——因为说书人说话（讲述故事）是为了谋生，听众当然是越多越好，为着稳住已到的听众，还招徕更多的听众，艺人们就采用了先讲一个小故事的招数。

“三言”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旨。在“三言”中，云来雾去、无所不能的神灵鬼怪，头上闪射着圣光的帝王将相，以及那些超凡入圣的侠义英雄退居到不太重要的位置上去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形象是一大群市民：卖油郎、店主、掌柜、店小二、走贩、花农、轿夫、游民、书生、屠夫、游民、浮浪子弟、鸨母、媒婆、妓女、嫖客、骗子……他们不是以前小说中那些不可企及的神人、圣人和英雄，而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尘世凡人！

“三言”所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是市民自己的音容笑貌，是市民的兴趣爱好，是市民的理想和追求：

（一）反映了商人的生活，充分肯定了经商。

在我国古代，商业被认为是末业，受到统治者的种种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自然也是极为低贱的，受到人们歧视。人们一般都认为，读书做官才是正途。“三言”中不少篇目都反映出了商人的生活，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刘小官雌雄兄弟》、《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

《施润泽滩阙遇友》先向读者描绘出一个商业集镇：

说这苏州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仞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然后，作品又具体地叙述了施复由家中仅一张绸机，通过辛苦营运，不上十年，就成为有数千金大家事的富翁的经商生涯。

“三言”不仅反映了商人生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把商人和经商放在其他阶层、其他行业平等的地位来描写的。冯梦龙在《张孝基陈留认舅》的入话中通过一个官高位隆的老尚书之口，明确地把商业提高到与“读书——中式——做官”平等的地位，认为士农工商，都是高尚的行业。

（二）讴歌男女青年对理想爱情婚姻的渴望和追求。

在封建社会里，讲究门第相当，讲究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婚姻双方的当事人反而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爱情，好比是来自他国异乡没有护照的越境者，必须扫荡出境才能甘休。唐代的张敞夫妻感情好，他为妻子画了眉毛，险些因此而丢掉了官职。在《水浒传》中，周通、王矮虎因“好色”而受到无情揶揄。《西游记》中猪八戒因凡心不除，时时怀念他在高老庄的浑家（妻子）一再地遭到讥嘲。

可是，冯梦龙却大胆地向统治者倡导的禁欲主义和程朱理学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描写了纯洁的爱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欲。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看见了花魁娘子，顿时被她的花容月貌所倾倒。继而，又听说她也是汴京人，不由触动了乡中之念，更觉亲近几分。从此，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向花魁娘子靠近。

但是，这确实是比“上青天”还要困难千万倍的事情。他没有高贵的门第，没有万贯家财，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潘安的容貌，他只是一个小商贩，只有一颗没有杂质的爱心。

作者没有嘲笑秦重这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痴念，而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他一分一厘积攒银子，虔诚地一步步地登上灵山，朝拜心中偶像的全过程。

秦重用真诚融化了梗在花魁娘子心上的坚冰——他是市井之輩，她终于向他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卖油郎成功了，成功的秘诀是坦诚和信任。

从宋代开始，程朱理学大行天下。它对女性的钳制尤其严酷，它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程朱理学认为：女子改嫁就是失贞。私下偷情，暗中欢合，那更是不能容忍的。如果那样做了，到了阴间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法律上也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我们翻开“三言”，可以看到，与封建礼教相悖的篇章并不在少数。《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与周廷章，《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的吴衙内和秀娥，《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玉郎和慧娘，他们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就畅游爱河，共赴佳期，做出了只有夫妻间才能做的那一星半点事情。而且作者对他们，特别是对女性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即使是“偷情”和“外遇”，作者也给予一定的宽恕和容忍。《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发现妻子对自己不贞，并不像《水浒传》中的杨雄、石秀看得那么严重，也没有采取“剖腹剜心”那种严酷的手段，只是把王三巧休了，还把十多箱东西让人送还给王三巧。这种态度，正是市民才有的态度，一种新的爱恋观。

“三言”中也有一些欣赏人欲横流的地方。这种描写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时代具有一定意义。因为这种描写本身就是肯定了现世和人欲，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动，是对天国的衰漠和批判。要知道：上帝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创造了人；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就是发现了自身具有现世享受的权利。毫无疑问，这种描写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冯梦龙在“三言”中肯定了少男少女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把女性放在与男性并重的地位上来描写，肯定了现世的享受，这不仅表明我

国小说创作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且也表明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因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571 页)。

(三)描述了人们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和贪婪追求。

“三言”一方面在不少篇章具体展示了商人们经商致富,追逐金钱的生活,并给予肯定。另一方面,又毫不留情地撕下了罩在封建家族上的所谓“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让读者看到了封建家族中血淋淋的真实面目。为了金钱,他们“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张廷秀逃生救父》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家资巨富的王员外只有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就把张木匠的儿子张廷秀过继为螟蛉之子,又招为女婿。王员外的大女儿瑞姐的丈夫赵昂是入赘在王家的,因此赵昂夫妇就有继承财产的可能。他们为着达到独吞财产的目的,先是把张廷秀撵出王家,并勾结杨洪等人,谋杀廷秀。然后又污言秽语,侮辱玉姐,要逼玉姐自己走上绝路。瑞姐是玉姐的亲姐姐,要夺得家财,举起屠刀向亲妹子砍下,这是多么惨烈而又令人深思的事呵!

此外,“三言”中还有一些篇目反映了社会黑暗、下层人民的贫苦和反抗;讴歌了纯真的友情,并给那些仁人善士以美好的结局;揭示出统治者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有的篇章还表现了市民喜爱猎奇的欣赏情趣。

总之,从整体来看,“三言”是描摹人情世态,反映市民悲欢离合的具有很强现实主义的小说,它的着重点是反映市井细民和包蕴在市民生活中的“谰语幻怪”。

“三言”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超越了前人,刻划出了新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新的价值观念,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因此,它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醒目,在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上的地位就更为崇高了。

鸟瞰话本小说发展的轨迹,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我国的说书艺术开始很早,但是真正大盛起来,却是宋元时代。北京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都是非常繁华的大都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的情况: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从这条材料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当时的盛况。当时不仅有固定的场所供艺人们作场说书，就是在露天和街道上也有说书人作场。《宋事实类苑》有这样一条记载：

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为何官？”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令杖之。

赵构渡江后，在临安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军事上虽然很贫弱，但由于江南富饶，北方之人又大量南迁，临安很快就成为比汴梁更为繁华的大都市，说话艺术也更为兴盛。

当时，一些被命运抛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为着谋生，组织起书会，编写出一些迎合市民趣味的故事底本，供说话艺人讲给市民们听。

说话艺术虽然盛行于宋元时代，但是流传下来的话本并不多，仅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等。而且这些话本虽也有不少健康的内容，但封建气味较浓，民主性较单薄，艺术上也比较粗糙。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出现了。李贽鼓吹“童心说”，公安派鼓吹“性灵说”。这都是带有挣脱程朱理学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新学说。这些理论对冯梦龙等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宋元话本、元代杂剧这些俗文学本身的前进也要求有新的突破，市民们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需要供人们阅读的案头作品。因此，一种摹拟宋元话本的小说应运而生，这就是“拟话本”。冯梦龙编纂出“三言”，凌濛初创作出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它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话本小说集，而“三言”从思

想内容到艺术成就又要比“二拍”高出许多。

到了明末清初,不少话本小说集子问世,有《石点头》、《醉醒石》、《无声戏》、《鸳鸯针》、《幻影》、《人中画》、《十二楼》等,它们数量众多,也有一些优秀篇章,但以整体来看,从思想到艺术,成就都不高,无法与“三言”、“二拍”比肩。

从话本小说的发展可以看到,“三言”不仅超越前人,而且震烁后世,是话本小说中的巅峰之作。

懵懂生

一九九二年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1
序	1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7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4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6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鹁鸪	67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73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80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86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96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04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19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27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36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47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55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74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79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87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98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09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218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39
第 二 十 三 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60
第 二 十 四 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68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80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85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94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303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311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322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334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46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54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66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72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82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400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415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427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46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唤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

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殓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

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揶揄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

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揶揄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揶揄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巹花筵齐备。那羨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春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她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

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她，胜似为駝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做强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取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

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症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嗅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要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咣咣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

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二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二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

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驢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

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这一夜番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椿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